



一个新奇的合作社

〔苏联〕楊·馬夫尔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〔苏联〕楊·馬夫尔

一个新奇的合作社

安·湯开里俄譯

王 汶 中譯



斯·斯必正繪圖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苏联別洛露西亞共和国有一所小学的五年級学生，发起了一个組織，叫做“战斗技术員合作社”，規定每个社員在家里或者学校里，看到了什么损坏的东西都要亲自修理。孩子們遵照社章，做了很多好事，引起了学校和家里的注意。战斗技术合作社由于師長的領導、群众的支持，逐漸扩大了組織和工作范围。社員們暗中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。

这个組織的成員受了社的教育，养成了好的习惯，处处关心大家，以后，他們毕业了，也把这种好的习惯，带到了他們的工作崗位上去，在群众間起了良好的作用。

Я. Машп

Т Б Т

Детиз 1956

本書原来是用別洛露西亞文写的，这中文譯本根据俄文本轉譯。

一个新奇的合作社

楊·馬夫尔 著

安·謝开里 俄譯

王 汝 中 譯

斯·斯必正 繪圖

*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号

上海國光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号：譯0216 (高)

开本 787×1092 耗1/28 印張4 5/7 字數 99000

1957年8月第1版

1958年1月第2次印刷

印數 4501—14500 定价(3) 0.30 元



1. 尼娜的袜子戳破了。——父亲从椅子上摔了下来。——托利亞滿街乱跑。

托利亞一陣旋风似地冲进屋里来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母亲吓了一跳。

“一个三分也沒有！”托利亞嚷了一声，就匆匆忙忙地乱翻起書本来。

母亲吃惊地拍了一下手。

“一个三分也沒有？！亏你說得出！……”

“瞧！”托利亞得意洋洋地遞給她一張紙。

母亲不滿地向那張紙瞧了一眼，但是馬上就露出了笑容，她高高兴兴地說：

“分数好象都不錯呀，你怎么吓唬我。”

“我怎么吓唬你了？”托利亞惊奇地說，“你看：一个三分也沒有！”

真的，五年級学生托利亞的成績报告單上，一个三分也沒有，尽是四分，甚至还有一个五分。母亲这才放了心。

“我还以为：要是連三分都沒有，事儿可就糟了；你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，”她的口气已經变得很温和了。

托利亞笑笑，心里充滿了优越感，好象立了一个什么大功似的。

“暂时只有一个五分，”他声明說，“以后还要多呢。”

母亲大受感动，想把儿子摟在怀里，可是他一轉身，就跳到窗前去了。

“爸爸該多么高兴啊！”母亲說，“要是尼娜的成績也好，那就更好了！你知道她怎么样嗎？”

“虽然不如我，但是也沒有二分。”

“那真好极了，”母亲欢天喜地地瞎忙起来，“可是她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“在后面慢慢吞吞地走呐。”

托利亞抓起一本書，在他經常坐的窗口坐下。老实說，應該叫这个地方是不平常的地方，因为托利亞在这儿坐着的时候，把脚擱在窗台上，椅子不是四条腿着地，而是只有兩条后腿着地。

他老是在这两条椅子腿上搖来搖去，有时还試將双脚离开窗台，坐在兩条腿着地的椅子上。不消說，这种“体操”是相当危險的，因为托利亞随时可能跌个倒栽葱，把后腦勺撞在地板上，要很久才能养好。但是，对于托利亞說来，这种体操是非常有趣的。

他算了算，这样已經能支持半秒鐘了；以后他还打算創造一个紀錄

呢。

这还不算完。他还想練習在一条腿着地的椅子上坐着。这把戏可难多了。这样做的时候，不仅脚不能离开窗台，而且还得用手扶着窗台。

不过托利亞希望將來有一天，——哪怕过十年，就是过四十年也沒关系，——他不仅能不用手碰窗台，而且也能不用脚碰窗台，象这样坐上几秒鐘。

可是看样子，椅子大概根本不想創造世界紀錄。它怨气冲天地吱格乱叫，坐位坚决要离开后腿。把它們連在一起的兩個螺絲动搖得很厉害，一个螺絲釘从窟窿里冒出来，另一个简直就要掉下来了。

但是托利亞对这一点完全不在乎。

穿堂里的門砰地响了一下，傳来了緩慢的、不均匀的脚步声。

他的妹妹尼娜走进屋来。她眼泪汪汪地一蹶一拐走到沙发跟前坐了下来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母亲担心地問道。

“我可受不了啦！”尼娜哼了一句，就开始解鞋帶。

“你鞋里有什么？”母亲跑到她身旁問道。

“釘子把一只脚都戳爛了。昨天好歹还忍得住，可是今天……”

尼娜脱下一只皮鞋，然后把袜子也脱下来。母亲檢查了一下她的脚：脚后跟上有一个小伤口，直流血。

“你怎么不早說？”

“也不是一下子就这样的。起头，我沒去管它。”

“洗洗，裹上吧。瞧，把一只新袜子弄破了，”母亲叹了口气，拿起皮

鞋，把手伸到里面去，摸了好半天。

“什么也没有啊！”

“那边，釘子在边上，”尼娜指着說。

母亲把那个地方也摸了一下，耸耸肩膀說：

“我找不着什么釘子！”

“給我，我来找，”尼娜說着，很有把握地把手伸到皮鞋里。她摸了又摸，露出惊奇的神情把双手搭拉下去。

沒有釘子，就是沒有！

“小托利亞，”母亲跟儿子說，“你看看是怎么回事儿：釘子把脚都戳破了，可是我們怎么也找不着那个釘子。”

“这也算个任务！”托利亞在椅子上搖晃着，用輕蔑的口吻回答。

“你过来瞧瞧呀。”

托利亞怪不乐意地撂下他的椅子，冷笑着走到沙发跟前。

他拿起皮鞋，把手伸进去，摸了半天……他臉上的笑容已經消失了。

“怎么样？”这回尼娜嘲笑地問。

“等会儿，这儿有点不对劲儿，”托利亞发窘地說，“讓我看看你的脚。”

他仔細看了一下尼娜的脚，脚的确是被釘子戳破的。

于是托利亞把鞋底貼到脚后跟上比了比，想准确地找到釘子露出来的地方。

“瞧他多滑头呀！”母亲說，她对她儿子的見机行事很滿意。

但是尼娜突然把脚一縮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托利亞凶巴巴地嚷道，“脚伸着别动！”

“你这样不正好弄反了嗎？”尼娜一面笑一面說。

“可不是嗎，弄反了！”母亲也笑起来，这回她对她女儿的伶俐又很满意。

“这有什么可笑的，”托利亞气虎虎地說，“这我自己也知道。我只不过是想先比量比量。現在我們用別的法子来試一下。”

于是他把皮鞋擱在脚旁边，然后仔細地摸皮鞋里面；最后，他高兴地嚷道：

“有了！”

“怎么有了？在哪儿？”母亲和尼娜都很奇怪，“这个釘子連找都找不着，怎么能把脚戳出血来呢？”

托利亞馬上恢复了自信心。他大模大样、有根有据地說明道：

“鞋垫的边儿破了，卷了起来，因为它是有彈力的，所以只有使劲压着鞋垫的时候，釘子才会露出来。你們就沒想到这么做。”

母亲檢查了一下。果然是这样。

“得想想办法——把釘子捶一捶怎么样，”母亲說，“托利亞，你給修理修理吧？”

“我可沒学过皮鞋匠的手艺，”托利亞用輕蔑的口吻回答。

“难道說，捶捶釘子还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嗎？”

“那要看釘子在什么地方，什么样儿的，要是錘子碰不着它，那可沒法儿捶。皮鞋匠有錘子，有各式各样的工具。”

母亲又摸了摸，得出結論說，这个釘子的确用錘子是捶不进去的。它又远又深，怎么捶得着呢？

“只好送到皮鞋鋪去了，”她叹了口气，“托利亞，你給送去吧。”

“怎么不叫她自己去送去？”托利亞頂撞道，“老是叫我，老是叫我！”

“你不是瞧見她怎么样了嗎！”

“那怎么，她就想躺在床上的不走路了嗎？她不是有旧皮鞋嗎？”

“得啦，得啦，我自己送去！”尼娜插嘴說，“我才不領他的情呢！”

“那更好了，”母亲同意道，“等爸爸回来吃飯，你就可以回来了。”

尼娜准备好就走了。托利亞又回到他的老地方去看書，或者更正确地說，去作椅子腿上的体操。

……尼娜出了家門，走过一条街，在一家門口站住了脚，因为那門上挂着一块牌子：“皮革业联合会皮鞋工場”。

她跨进門去向店員說明来意，但是店員回答她：

“我們只做新皮鞋，不管修理。有專門修理皮鞋的工場。”

尼娜走出門来，不知道上哪儿去好。她想回去問問，又拿不定主意。她站了一会儿，想了想，在大街上慢慢向前走去，一路上仔細地瞧招牌。

她走了一条街，又走了一条街，——哪儿也找不到修理皮鞋的工場。她开始打量街上的人，看可以向誰打听打听，可是怎么也壯不起胆子来：有一个人架子太大、太严肃；另一个人想心事想得太出神；还有一个人面孔板得太森严。后来，她找一位和蔼可亲的女人去打听，但是那个女人亲切地回答她說：

“小姑娘，我不知道！”

尼娜逛蕩了好半天，才碰到一家她要找的皮鞋修理工場。

她欢天喜地地走进門去。工場里有很多工人在干活，但是訂活的

人更多。不知道是城里这种皮鞋修理工場太少，还是碰巧今天这样，反正排了一大队人，等着跟收訂活的那个工人說話。尼娜只好排在后面。

她站在那里，肚子好餓呀！她剛才放学回家的时候，肚子就餓了，在等吃飯，現在又过了这么多的时候，而且不知道还得等多少时候呢。家里人大概已經吃飯了……

哪里知道，家里人那頓飯吃得也不太順当。

父亲跟每天一样，午間只能在家待一会儿。他老是有搞不完的对照表啦、表报啦、預算啦。托利亞从椅子上跳起来，把椅子挪到桌子跟前，因为要吃飯了；他拿出他的記分册来給父亲看。可憐虫沒看見，那个正要从椅子上掉下来的釘子趁这个机会掉到地上了。第二个釘子已經有一半翘在外面……

父亲瞧了瞧成績报告書，摸摸胡子，滿意地說：

“孩子，好好念吧，好好念吧！尼娜在哪儿？”

“送皮鞋去修理了。馬上就回来。”

“唔，托利亞他媽，快开飯吧，我得快点上班去。”

他心滿意足，精神振奋，走到桌旁，重重地往椅子上一坐。于是就发生了一件托利亞一辈子也忘不掉的事。

椅子咔拉一声，往旁边一歪，父亲就摔到地上了！身材魁梧、令人尊敬、态度严肃、而且神气十足地留着一溜胡須的爸爸，竟象小孩子似地跌了个倒栽葱，滑稽地摆动着双手，高高地豎起兩条腿（把盤子都碰掉了），然后象只大象似地扑通一声摔到地上，把整个一間屋子都震动了。

母亲嚷了一声，嗓音都变了；托利亞臉色蒼白，象釘在地板上一樣。

他的眼睛一陣发花，父亲和桌子都好像离开了他，变得很小很小。父亲慢吞吞地爬起来，用严厉的眼睛盯住托利亞。

托利亞仿佛觉得漫长的、阴森森的、寂静的黑夜来临了。

“你干的事?!” 终于传来了不愉快的低语声，父亲的手紧紧抓着坏了的椅子的背。

托利亞吓得缩起脖子。母亲奔到父亲身边。父亲呼呼哧哧地喘着，还在盯着托利亞。最后，他拉长说：

“馬上把椅子送到木器店去，不修理好，就不要回来。快去!”

托利亞轻松地吁了一口气，心中暗暗欢喜，这一幕戏对他来说，是这样侥幸地收场了。一眨眼的工夫，他就披上了短外衣，抓起椅子，用刚才跑进屋来的那种飞也似的速度，从屋里跑了出去。

……这时候，已经轮到尼娜了，她把皮鞋交给工人，说：

“得把钉子捶进去，戳脚。”

工人把皮鞋接过去，拿在手里摆弄了一会儿，就去开收据，一面说：

“过四天来取吧。”

尼娜诉苦似地请求他说：

“只要把一个钉子捶进去就行了……请您现在捶一下吧……我把脚都戳坏了。”

“你看看，鞋子多少?”工人皱着眉头回答，“不能一下子给所有的人都修理好呀，得挨着个来。”

“我没有鞋穿了，钉个钉子也费不了多大事儿……我等一会儿……”

尼娜请求说。

“就是不费事儿，也不能一下子都修理好呀，”工人说着，把下一位

顧客的皮鞋接過去。

尼娜走到一邊。四天！這可太慢了。他真的不肯馬上修理嗎？不，她還是等一會兒吧，等大家都走了，再求求他。

於是她就等在那裡。

她等了半小時，但是覺得幾乎是過了兩個鐘頭；最後好容易別人都走了，她又走到工人面前去。

“你還在這兒？”那個工人驚訝地說。

“大叔，請您現在給修理一下得啦！這費得了您多大事呢？”她說着幾乎要哭出來了。

工人的目光變得親切了一些，把皮鞋拿起來。仔細瞧了瞧，摸了摸，說：

“嗯，好吧！”

他拿起一個鐵玩意兒——又象銼子，又象大釘子，——頂在鞋裏面的釘子上，用錘子敲了兩下，然後就把皮鞋遞給尼娜。

“得了！”

可是尼娜睜圓眼睛站在那裡，好象看見了什麼超自然的事情似的。

“得，拿去吧，不會再戳腳了！”工人又重複了一遍。

“可是……多少錢？”尼娜說。

“不要錢，”工人回答完，又拿起另外一件活兒。

尼娜站了一會兒，把皮鞋拿在手里擺弄了一下，後來不由自主地脫口說：

“這我自己也捶得了……”

工人笑了笑：

“当然捶得了！每一个小孩子都能捶。你们只是没有这个习惯。老等别人来替你们做。”

“謝謝！”尼娜說完，就面紅耳赤地走了出去。

她一路都在想着这次“修理皮鞋”的經過。这枚釘子，惹了多少麻煩和多少不愉快的事！脚也刺伤了，袜子也戳破了，滿城跑了好半天，又得排队，又餓了肚子，差一点还得等上整整四天，——結果只不过半分鐘就修理好了；早知道这么修理，她自己也干得了。

……托利亞在大街上一边走，一边咒罵他自己弄坏的那把椅子。椅子腿儿好象故意似的，鈎住每一个迎面走过来的人，人人都嘮嘮叨叨地埋怨他：

“干嗎拿了这么个碍事的大家伙在人行道上走？到馬路上去走吧！”

他走到馬路上去，但是馬路上有电車、汽車、馬。

小伙子从东跑到西，又从西跑到东。剛閃躲了一輛汽車，椅子腿又鈎住了一位老太太的头巾。老太太大叫起来，活象讓汽車給压了似的。

“你在这儿 搗什么乱？”一个样子好凶



的男人冲着他过来了，“你不能上别处走去嗎？”

托利亞心里好委屈呀。到哪儿去呢？他跑到路那边去，但是那里有一位民警。

“你在大街中間轉什么？早晚得叫汽車撞了。到人行道上！”

可是人行道上，就象存心和他别扭似的，人山人海，人人都急急忙忙地走路，就是不扛椅子，都免不了你撞我、我碰你。

这，他們都不在意：說一声“对不起”，又各走各的路了。走上几步，又撞上个人，再說声“对不起”，再往前跑。不过一般說，在这种場合，道歉的并不是撞人的那个人，反倒是被撞的那个人。

但是如果是两个彬彬有礼的人撞上了，那可就要表演一場舞蹈了：一个人往那边一閃，想給那个人讓路，第二个人正好也往那边一閃；于是第一个人赶紧往回一躲，可是第二个人早已躲回这边来了；接着，两个人就往右一跳，往左一跳……两个人越是有礼貌，舞蹈的时间就越長。而我們的主人公，不得不扛着一把椅子，从这些行人中間挤过去。

至少托利亞十分清楚，不管別人什么态度，反正他扛着这么一件大家伙，想不再遇到不愉快事儿，那就得格外有礼貌。

他把椅子往背上一背，座儿朝后，免得椅子腿翘在旁边，繼續向前走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还是鈎住了一位女人，他立刻鞠了个躬，說：

“对不起！”

哪知后头的椅子腿向上一翘，就……碰掉了一位时髦女人的帽子。

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。托利亞吓了一跳，連忙一轉身，……又把旁边的人給撞痛了。結果，他自己也不曉得怎么回事，又跑到大街中間

去了。

这时他才想到，可以不在人行道上走，也不在馬路上走，而是在人行道和馬路之間走。他低着头，尽力把椅子背得四平八稳，好象一匹馬在犁溝里往前走，他很高兴不再妨碍別人走路了。

他到了木器店，却又惹了一肚子不痛快，使得他把大街上的事情都忘掉了。

“我們不干这种修理活儿！”木器店工人一口回絕說。

“为什么？”托利亞問，他心里緊張起来。

“要是大伙儿都来找我們干这种小事，那就沒工夫干正事了！”

托利亞慌了神儿。这回可怎么回家去？父亲說过，不把椅子修理好，就别打算回家。

“劳您駕……給修理修理吧，”托利亞請求說，“这大概費不了多大工夫吧……我父亲叫我……您給修理修理得了……”

木工拿了一个螺絲釘，擰在椅子腿上，又把另外那个螺絲釘紧了紧，把别的也都旋进去了些，然后把椅子还給托利亞。全部修理工作，最多只不过用了兩分鐘。托利亞站在那儿，一边瞧一边驚訝，心里想：

“象这样修理，我自己也干得了呀！”

“給您多少……工錢？”最后他說。

“唔，就給一个新螺絲釘的錢吧，”木工笑着說。

托利亞回家去的时候，和他的妹妹一样，一路都想着修理椅子的事。不光他家里的人，就是他所有認得的人，一直就認為这种工作是應該讓專門做这种工作的人去做的，不管是复杂的，还是簡單的。

比方說，如果需要修理一把椅子或者一張桌子，——就說是擰擰那

个螺絲釘吧，——也非得讓木工修理不可。需要安裝一把鎖，其实只要把那样一个螺絲釘擰进去就行了，却非得找一位鉗工来不可。往皮靴里釘釘子，必得由皮鞋工人来釘。挂鐘上的螺絲松了，得請鐘表工人来擰紧；縫紉机上的螺絲松了，得請机械工人来擰紧。

但是只要稍微留神瞧瞧，关心一下，可能托利亞、尼娜、爸爸、媽媽，都能够把這些螺絲擰进去。

晚上，托利亞和尼娜把当天的事情談論了很久。

2. 大老鼠把安德烈吓坏了。——安德烈抓住一个小偷。

有一天，同學們問安德烈，他家里人多不多。他回答說：

“有我，我媽，还有一只小猪。”

“小猪是你弟弟怎么着？”卡拉琼嘲笑地問道。

“叔伯弟弟，”安德烈一本正經地說。

大伙儿全笑了，卡拉琼嚷道：

“你这个亲戚可真不錯！”

“怎么着，”安德烈反駁道，“它不比你好。不象你那样流氓气，我也沒听它說过象你常說的那种下流話。它不偷別人的鉛筆，不打破玻璃窗，也不在大街上打架。我从来也沒看見过它象你那样挂在電車后面……”

安德烈越夸奖他的“叔伯弟弟”，孩子們对那窘态毕露的卡拉琼越笑得熱鬧。

“有什么可笑的！”卡拉琼嘟囔了一句，作出满不在乎的样子，走开了。

但是安德烈可不是平白无故地把小猪說作他家庭的成員。这位少年，沒有一天不在照料它。要不是安德烈帮助母亲做事，还有誰帮助呢？一会儿，得拔草了；一会儿，得打扫猪圈了；一会儿，得送猪食了。尤其是他母亲在一个机关里做清洁女工，不能經常有工夫来做这些事。往往得在晚上很晚的时候，摸着黑儿去喂小猪。那时，安德烈总是陪着她去，好給她照个亮，打开猪圈的門。

有一天，他陪着母亲去喂小猪的时候，把鑰匙丢了。这好象只是一件小事。但是他們可着慌了：夜深了，猪圈的門怎么可以不上鎖呢？

大概鑰匙就丢在附近，掉在脚底下了，可是黑漆漆的怎么也找不到。

他們想向鄰居們借一把鎖，鎖上一夜，但是有的鄰居家里没有，有的鄰居已經睡了。

“这可怎么办？”母亲唉声叹气地說，“淘气包，都是你！干嗎把鑰匙从鎖上拿下来？”

“我沒拿……它一定是自己掉出来的……”

他們左找，右找，怎么也找不着！

“跑回家去看看，櫃子里有一把小鑰匙，也許配得上。”

安德烈跑回家去，找到一把差不多的鑰匙。他們試了半天，鎖还是打不开。要是根本不象丢掉的那把鑰匙还情有可原，可是这把跟丢掉的那一把看起来一模一样，就是配不上！

“唉，怎么办，怎么办呢？”母亲口口声声說，“也不能把門这么敞着